

网,是点、线、面的归宿

巩民

我曾在江苏轮胎厂工作14年,从车间技术员一步步走到分管生产的副总。那段经历教会我很多——如何做事、如何做人、如何在社会中立足。但说来奇怪,真正影响我一生轨迹的,不是那些管理经验,而是橡胶工艺课本里一个再基础不过的知识点:交联。

橡胶的原材料是线型高分子,就像一团散乱的线头,彼此独立,毫无韧性。只有经过硫化,在特定的温度、时间和压力下,这些线型分子才会相互连接,形成立体网状结构。

那一刻,柔软、可塑性强的生橡胶,才真正蜕变为耐磨、坚韧、有弹性的轮胎。这就是“交联”的力量——把孤立的点结成网。

在轮胎厂工作的14年,其实就是我不断理解“点线面网”的过程。

刚开始做技术员,我每天盯着一个个工艺参数,那就是“点”。温度差一度,压力少一点,出来的产品就是废品,每一个点都要求精确无误。

后来管车间,我开始琢磨“线”。从炼胶、压延、成型到硫化,整个生产流程环环相扣,哪一段出了问题,都会影响最终结果。线的通畅,决定了生产效率。

再后来分管生产,我的视野变成了“面”。要统筹产能匹配、设备布局、人员调配、质量管控,一个面上,需兼顾全局、协同推进。

当我把这一切串起来,才真正理解一个轮胎的价值来源:它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工序或材料,而是来自最

终的“交联”过程。硫化,就是把所有的点连成线、织成面、结成网。只有形成了网,橡胶才有了真正的价值。这个道理,后来被我带出了工厂,带进了创业生涯。

离开轮胎厂后,我创办了阳光幼教。起步时,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:找点、连线、织面、结网。

点,是内涵。我们以3到6岁幼儿学前教育为核心点,做深做透。课程体系、师资培养、家园共育,每一个点都扎实落地;从环保漂亮的园所装修、安全可靠的设施设备,到麦德龙刚进入徐州即签约合作,再到钟南山院士呼研所参与研发的“丽爱”新风机入驻,空气、水、食物皆成行业标杆……每一步都踩准了核心节点。

线,是延伸。向下,延伸托育和早教,覆盖0到3岁幼儿;向上,延伸托管和艺术培训,覆盖6到12岁学龄儿童,一条完整的教育服务链条逐渐清晰。

面,是布局。在一个区域内,我们将早教、托育、幼教、艺培、托管平行布局,形成覆盖0到12岁全年龄段的教育服务面。从单个园所到多元业态,从点到面,发展格局逐步打开。

网,是融合。各个板块强关联、深互通——早教孩子自然升入幼教,幼教孩子无缝衔接托管和艺培,课程体系连贯、管理标准统一,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相辅相成。那张网织就时,我仿佛又看到橡胶硫化的场景:点成线,线成面,面成网,网赋予了所有节点整体价值。

但商业世界从不许诺永恒稳态。2018年,我们精心编织的网开始出现“破洞”——生源减少、营收承压,原有模式难以为继。修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我意识到,若只盯着原有网络修补,最终只会被拖垮。我需要有一个足够坚实、有潜力的新点,重构整张网。

那一年,我选定两个方向:一是自然教育,解决城市孩子的“自然缺失”;二是有机农业,一个当时全国仅1%的人涉足的领域。两个方向,本质指向同一个判断:当城市化、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,人们对“自然”的回归需求日益强烈。教育的本质是人的成长,健康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连接,这个需求不因政策调整而消失,反而会愈发旺盛。

7年时间,我紧盯有机农业这个点,下足苦功,62种产品全部取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。这背后是坚守:不用化肥、不用农药、不用激素、不用转基因——这些在别人看来是额外成本,在我看来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“点”重新生发出新的“线”和“面”。

点,仍是有机农业;线,分为四条——幼教线、养老线、有机农场线、自然教育线;面,是四大板块各自完成布局,形成独立又相互支撑的业务面;网,依然是核心理念——强关联、深互通。

如何互通?有机农场为自然教育提供真实场景,孩子们在农场体验耕种,自然缺失症在田野间得到治愈;

有机农产品既为孩子们的健康保驾护航,也供应给养老板块的长者食堂。幼教板块的孩子在自然教育中认识土地,家长在参与中成为有机农场的忠实用户;养老板块的长者可到农场参与轻劳作,既丰富晚年生活,也为农场贡献经验……这不是简单的业务叠加,而是化学反应般的深度融合。这张新网,比原来更韧、更稳、更有生命力。

回望这一路,从轮胎厂到幼教,从幼教到有机农业,我始终在做一件事:结网。

轮胎的价值在于“交联”——把线型分子链织成网状结构;企业的价值也在于“交联”——把离散的业务点连成有机的生态系统。

点,是根基,要足够深、足够扎实,没有扎实的点,一切无从谈起;线,是延伸,要清晰、通畅,线不通,资源便无法流动;面,是布局,要完整、协同,面不整,就经不起市场风浪;网,是归宿,是点线面的终极形态。只有当点、线、面织成一张网,彼此支撑、相互赋能,整体价值才会大于部分之和。

橡胶如此,企业如此,人生亦是如此。我们每个人,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点,通过一次次连接,成为一条条线;再通过不断交织,融入一个个面。最终,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张网——那个能让我们发挥最大价值、找到最深归属的地方。

网,是点、线、面的归宿。我,还在结网的路上。

风尘里的读书梦

吴荣强

读初中时,我省下饭钱买琼瑶、古龙、徐志摩、巴金的作品,读得入迷,有时甚至在课堂上看。那时候,校园里流行写信、传纸条,我最初和外地笔友通信,也多是摘抄书中佳句,装点青涩的少年时光。

后来,我在同学那里偶然看到校报《海石花写作》,上面刊登着邻班同学的文章,心里十分羡慕。我暗自遐想,如果自己的文字也能变成铅字,该是怎样的感受?于是按照地址寄去几首诗作,没想到竟顺利发表。

遗憾的是,这份写作热情没能持续太久。高中没念完,我就到佛山打工,先是在印刷厂两班倒干活,之后又到西江酒厂,两年后再次回到佛山。因学历不高、就业选择有限,我进入一家餐厅做起了后厨的工作。

每天中午一下班,我就直奔楼下购书中心,尤其喜欢伊沙主编的《新世纪诗典》。阅读中,工作中的场景常常涌上心头:杀鱼时溅起的水花、切洋葱时辣出的眼泪……我随手用手机记录下来,晚上再整理成文。

2020年6月,我辞去从事近八年的厨师工作,开始跑外卖。工作虽辛苦,时间却相对自由。我的日常大致相同:清晨七八点出门接单,跑到午后一两点收

工吃饭午休,下午四点再次出发,一直忙碌到凌晨才结束。

我算不上拼命拼单的骑手,也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写作者,只是把其他骑手收工后玩游戏、刷视频的时间,都用在读书与写作上。因为热爱阅读,送餐途中我会格外留意小区里的公益书架,送完单就随手翻阅。

每日收工已是凌晨,回到狭小的出租屋,书架从地面直抵天花板,上千册图书挤挤挨挨,构成了我最富足的精神天地。我格外珍惜这份深夜的宁静,尤其喜欢在这个时候思考、写作,享受属于自己的文学时光。

2022年5月,停笔三年的我开始尝试书评写作。相识的诗人朋友寄来不少书,我未出版过作品,没什么可以回赠,便想着为他们的书各写几句感悟,当作一份回应。文字陆续被发表,也让我重新拾起了写作之路。

我写的书评涵盖散文、小说、童话、诗词等多种类型。我对这些文体算不上精通,只是用心阅读、真切感受,写法通俗易懂,没有专家与学院派的晦涩,因此读者愿意看,朋友们也愿意把新书寄来与我交流。

我的写作知识全部来自网络自学。送餐或等红绿灯的间隙,我常常翻看

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知名报刊的公众号,认真学习文章结构与表达技巧,在日复一日的点滴积累中慢慢摸索写作门道。

2023年春天,我把见报的文稿发到朋友圈,被中山诗人夏志红看到。他有感于一名普通劳动者在街巷奔波中依然坚守热爱,将我的经历推荐给媒体。很快,记者来到佛山,记录我边送外卖、边坚持读写的日常。

不久后,《中国工人》记者辗转联系到我并采访。在当年5月刊中,我与王计兵、雷海为等人一同入选,成为杂志深度报道的五位全国劳动者之一。这次报道,让更多人看到了外卖骑手群体心中的热爱与梦想。

这些年,我慢慢习惯骑手的生活,虽然风里来雨里去,但不管多辛苦,读书这爱好,我一直没落下:午休时躺在床上读,晚上收工回来,继续未读完的书。像诗人臧克家说的,读过一本好书,像交了一个益友。

今年3月,《湖南工人报》以“在算法里谋生在文字里重生”为题报道了我的故事,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读书的魅力。我想,这些被看见的光,它不止属于我,它也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包括读到这篇文章的你。

春天的密函

马骏斐

钟声推开山门时
樱花正用粉红修补往日的裂痕
青草录下曾经的雨声
垂柳的倒影在池中编结往事
这些过往都被写在一纸桃花诗笺上
让一弯溪水传递

竹影在宣纸上晕染
杏花已把最后一抹羞怯抖落
风在枝丫间打坐,捻动
三月的灯芯,让暗香
点亮尘世

万物在光的褶皱里
展开一幅新的画卷
蝴蝶的翅膀
打翻空中的调色盘,露珠正以
七种颜色,重写轮回的密语

苔痕爬上石阶
涂抹掉每处凹陷的苦难
那些被春雨反复淘洗的词语
正在枝头结出青涩的禅意
等待温润的月光
参悟

此刻,那些向阳的枝条
都是刻意垂挂的经幡
那上面写满整个春天的私语
不是给风阅读